

魂系月山

维廉·拉贝著

王克澄译



魂系月山

维廉·拉贝著

王克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helm Raabe
ABU TEIFAN

oder

Die Heimkehr vom Mondgebirge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61 年版译出

魂系月山

〔德〕威廉·拉贝 著

王克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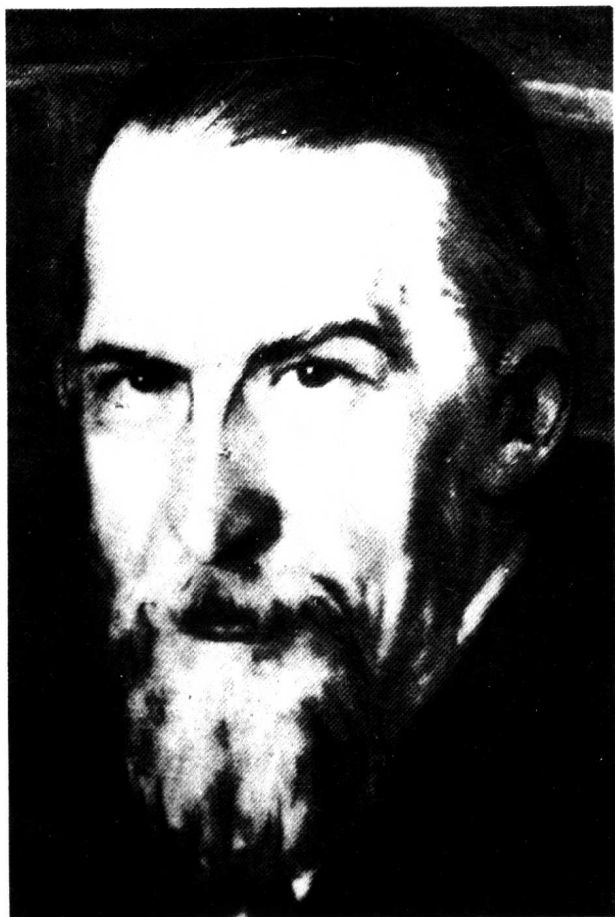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3 字数 299,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1636-8/I·980

定价: 19.60 元



作者像

前 言

这部作品我并非是在一个愉快的长夏里写成的，一旦送到读者的手里，对他们美好的心灵有所启迪的话，那不管时代多畏缩不前，作者多自惭形秽，她就迫使着我，去唤醒醇厚质朴的民风，又要求我义正辞严，对她的一系列曲解作出抗议。我忠实地恳求，大家别凑着非洲的地图，去寻找什么阿普·台尔凡，或者什么图莫基兰等地方；说起月山嘛，任何人都和我一样，晓得有些探险家，不管发现的是否真是这个地方，然而他们的意见，却远远没有统一。按早年地理学家的注释，有些人找到这个地方，却是一大片沼泽，另一些人则发现是一个辽阔的盐田，更有些人仅仅看到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丘陵地带，总之，这一切对我相信她的存在，是毫无妨碍的。——

作者 1867.11.斯图加特

穆罕默德曾说，如果你们了解到我所知道的东西，恐怕就会哭得多而笑得少了。

第 一 章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本是一个人才辈出，气象万千的可爱时代；就在她七十年代初五月十日的那一天，傍着特里雅斯特^①码头，从一艘发自亚历山大港的劳埃德汽艇上，步下一个人来，只见他与众不同的形状，混杂在熙来攘往的其他旅客之中，显得别具异趣，就是走到对各类民族的外貌和衣着向来面熟能详的特里雅斯特人的面前，他也是一号新闻人物。像这么个粗野的家伙，好久以来，没有在税局面前出现过，尽管他身上有半拉欧洲人的打扮，但却依旧带着明显的阿香丁^②族、卡斐族^③以及孟丁哥族^④人的模样儿，他这时坐在自己的衣箱上，满脸惶惑不解，向四周不停环顾。按理，这位男子只要在“黑鹰”的旅客登记簿上，或者，干脆在外籍旅客登记条上，直接填写“Parti colarissimo”^⑤的字样；谁知，他却不这么干，而是爽爽快快地写了他的名儿：勒奥哈特·哈格布赫，又按照警察局的条文规定，补充了：“战俘——来自图莫基兰，即达尔-福尔王国的阿普·台尔凡——到萨克逊王国的莱比锡去。”据此，要不了一刻钟，一位王国的办事员，专程走来找他，出人意外地要求他把他的来龙去脉，更翔实地谈一下，然而，又过了一刻钟，在办事员离他而去的时候，却又出人意外地加了句古典的评语：“非洲老是有新鲜的事儿发生^⑥。”

为了支付“黑鹰”的账目，以及解决往后的旅途费用，这位陌生人来到邮政大街，把支象牙典卖给商人，途中连阿尔卑斯山的溶洞他也无暇观赏，直接登上了驶向维也纳的火车，按说，到了维也纳，他有的是机会，把随身携带的金粉换上纸币，也好到手一笔可观的 Agio^⑦，然而，他却放弃了这种考虑，因为特里雅斯特那个象牙商人，支付他的同样也是纸币。当然喽，就是在维也纳，除掉为了修盖寺院而来募捐的那个慈善兄弟会教士外，也照样有位警察局官员，光顾了他的房间，那位官员同样彬彬有礼，要求仔细审查一下他个人履历的证明文件，然后，同样出人意外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他。一等房门在那官员的身后砰地关上，这位旅客又上了床，因为他逗留在这儿，正等待着去布拉格的列车启程，所以，对圣·史坦芬斯塔楼的登临和普拉德^⑧的畅游，他当然只好望洋兴叹了。当晚，他已抵达布拉格，而第二天一早，他又打算向德累斯登进发，因而即使时间很晚，捷克国籍的王国官员，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与特里雅斯特和维也纳的同事们一样，专程前来向他调查情况，还暗地里给“三鲤”的掌柜出谋献策，由于来客的身分如此特殊和可疑，最好有意让他错过头班火车。然而，这位来自图莫基兰的战俘，听得布拉格晨钟的鸣响，身子却早躺在快车之中，转眼，他便缓缓地进入了梦乡。他呼呼大睡，直到列车进入博腾巴赫，他这才给萨克逊王国的税务员唤醒，过后，为了随身的物件免遭失窃，他始终精神十足，来到

① 意大利地名，亚德里亚海北部。

②③④ 非洲民族。

⑤ 意大利语，怪人。

⑥ 借鉴于古罗马老普林斯“博物学”中的“非洲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儿？”

⑦ 意大利语，贴水。

⑧ 维也纳郊外游乐场所。

德累斯登前，他连个瞌睡也没打过，到了德累斯登，由于新城宫殿广场的“三条棕榈桠枝”的庇护，他方始重新沉沉好睡。

警察为了人事调查，辛苦地四处奔波，这并非是上级的规定；在德累斯登，他们不主动登门走访旅客，而是比其他选侯王国较少责任感，索性把旅客唤到办公室去，这种调换关卡的方式，从读者看来，也无伤大雅，但是，一到这位富于神秘色彩的陌生人的心中，感到失之妥贴。正如每个好心德意志人照章办事那样，他出于无奈地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早已睡意朦胧，因此也顾不上去观光什么十六世纪的麦唐纳^①和布吕尔^②平台，径自登上莱比锡的班车上路了，他这时十分平静，思想意识中有种甜滋滋的感觉，想不到德累斯登警察当局，对他这么个人物，居然没存一点儿戒心，也不疑神疑鬼。

界于德累斯登和莱比锡之间的铁路线上，坐落着一个名叫里萨的小镇。一到那儿，人们可以品尝到隽永可口的卵啤酒。据说，就在莱比锡附近，希瓦岑选侯曾与拿破仑国王狠狠地干过一仗^③，如果这是真情实事，那这儿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名胜古迹了。然而，这类事迹，毕竟是由我们父辈陈陈相因地流传下来，我们只好姑妄听之——因为这些老先生，对于那次莱比锡的战役，到底是谁打败了拿破仑国王，知道得没有比我们更详实的了。

这位战俘，在列车通过生活优裕的萨克逊^④人居住的潘斯

①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所绘。

② 德意志地名，处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③ 奥地利希瓦岑堡陆军元帅卡尔·菲利普选侯，1813年10月16日—19日，在莱比锡附近的人民大会战中，任联军总司令，与普俄共同抗击拿破仑国王。由于他陈旧的军事战略，导致他在军事行动上的声名狼藉。

④ 萨克逊国王是拿破仑莱茵联盟的盟员之一。在人民大会战时，约有三千萨克逊人倒向普鲁士方面。

村之际，也还宿睡未醒，不久，就进入莱比锡境内，说起莱比锡，由于有好几家书商公司的众多出版物，加之一年三度的世界博览会^①，警察颇受启发，胸襟也很豁达，因此，自从他抵达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以来，还是第一次未曾受到干扰，而且对他在旅客登记簿上填写的个人履历，尽管有不足之处，也只是浏览一下而已。为此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他们从中给了我们一个间歇，好让我们对这位饶有兴味的陌生人，通过言简意赅的介绍，来叙述他以往的冒险经历。

我们这段文学创作的道路，虽说并不漫长，但却毫无疑问，是值得嘉奖的，我们为此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不管是从古老的或者新鲜的原始文件，也不管从街头巷尾，或者私宅大厦，从顶楼或地窖，从教堂或酒铺，更不管从森林或田野，我们把搜集到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人物，那些反映各种美好道德和风尚的形象，那些悖逆的，顽固的以及肮脏的可怕例证，还加那些在历史学和博物学上有教益又很可爱的榜样，用炉火纯青的功力，和去伪存真，弃粗取精的手段，使之成为光彩照人的佳品。自从一八五四年^②以来，我们终日搞得汗流浹背，然而，人却也变得聪明起来了。过去，我们要不噜里八苏，就是一言不发，要不十分肤浅，就是非常深奥，要不妄自尊大，就是卑躬屈节。我们要不拘谨怕事，就是狂放不羁，要不感情丰富，就是槁木死灰，要不失之超验，就是过于真实，而我们目前唯一的安慰，便是不论何时何地，务必做到谨慎小心，甘居中游！

今天，我们即使不以后者为重，然而对我们的事迹，却非大

① 早年，莱比锡每年举办三次博览会，为新年，复活节以及米迦勒节。

② 1854年11月15日是作者开始撰写他成名作《雀巷春秋》之日，为庆贺这个日子便命名为“开始动笔之日”。

书特书一番不可！

我们经历的工作，犹如一只鼯鼠，自始至终不辞辛劳地探索和挖掘，而放在我们面前的，无非是反映真情实事的原始材料，需要我們进行汇总和编纂。由于读者的关注和赞许，我们本着坚定不移的信心，积极搞出我们的丰硕成果：“但愿有个灿烂无比的良好早晨！”

啊，又一次能昂首阔步，真叫人欣喜若狂！德意志的文艺之园，开得繁花如锦，姹紫嫣红！每枝娇艳的鲜花，缀着点点繁露，映入感情充沛的读者眼底，好不璀璨夺目！天宇碧蓝如洗，抒情的云雀，正在婉转啼鸣！布谷鸟也在引吭高歌！引人发笑的青蛙，却鼓动着斑斑点点的肚皮，鸣叫得有多么欢乐！

说真的，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还觉得自己有一丝勃勃生机，这显然是一件喜事；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得致力于探索和挖掘！按说，世人要给我们恰如其分的表彰，而且要甘心情愿地给我们表彰，因为我们一再承认，所有的人类知识和愿望，都是带片面性的，再说我们所掌握的素材，尽管异乎寻常的丰富，然而要与我们愿望中的那些后辈的实际需要，看来还是有距离的。其次，历代年近的姨母和表妹，很难被说得心悦诚服，乐意把自己的柜子，抽屉和针线包公然打开；至于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怕早已通过不可告人的勾当，落得个毁灭灭迹的下场，还有在不止一个应大大崇扬的德意志联邦制国家之中，有不止一个值得嘉奖的行政当局和司法机关，他们蛮不讲理，绝不允许我们的目光，朝他们的档案瞧上这么一眼！

依据各方面的推断，我们终于得到启迪，知道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可靠性，同时，我们的幻想，往往比我们的理智，或者比我们津津乐道的理性，从创作上找到了一席更为宽广的活动领域。

我们得到的表扬，有时显著，有时隐晦；——我们却要不遗余力，坚持内容的真实性，严肃性和公正性；我们既不想通过对时尚爱好的投合，也不想借助对文艺作品的轻松描述，导致自己误入漫无节制的歧途。我们务必从各个方面，花力气，下功夫，使很好的题材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在迈步前进的时候，家庭的累赘也好，社会的灾难也好，总不会比地球的自转能更长久地阻挡着我们；不错，我们甚至把每个不眠之夜，都目之为个人的幸福；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崎岖不平的山径上，它至少是敦促我们继续迈进的动力。然而，我们过去撰写任何作品，从来没有比这个勒奥哈特·哈格布赫归家的故事，感到落笔这样困难，责任如此重大。作品写起来越困难，她的出版，就越显得方便了！

说起作品的主人公，他离开非常冷僻非常闭塞的非洲陆地，带着一副精神焕发，天真未泯的样子，登上了特里雅斯特码头，这显然是件喜悦人心的事儿！本来嘛，不用担上有所闪失的风险，堂而皇之他吹吹牛，那何乐不为，于是，我们决定这么干。我们巴不得用为人所知的殷切心情，畅谈一番有关大猩猩，舌蝇，萨德湖^①，萨姆培齐^②以及诸如此类的奇闻轶事！我们到处与这些东西打交道，有些人虽然对此有所耳闻，然而有关它们的详细情况，却还不得而知。

正如说过的那样，自从我们的创作命运，给我们以莫大的恩典，成全我们与哈格布赫结识以后，我们一上来就拥有坚定的信念，认为他长期的离乡背井，如今促使他对欧洲这个怕人的社会，

① 北非中部之湖名。

② 南非之河名。

有个重新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方式，因此，我们欣喜的心情，一时无法抑制，犹如一只心醉神迷的蛱蝶，在月山——Dschebel al Komri——的万花丛中翩翩飞舞。

然而，不论是谁，经过这番自我陶醉，马上就会冷静下来，而感到这种跃跃欲试的甜津津的写作狂，不禁从心头油然而生。这位漫游世界的杰出人物我们认识得越是充分，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越是有种确信不疑的感受，觉得他那些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险象环生的和神秘莫测的艰险生涯，并不发生在埃及，努比亚，阿比西尼亚以及达尔—福尔王国等地方，而是偏偏根据古老的传统，出现在地图上一个神话般名字的德意志国家，在这个国家，从远古以来，一直有朴实勤劳的人民，忠诚而正直地耕作和生息，而且自从她由原始沼泽变成大陆以后，人民为了伸张正义，不止一次向他们的历代政府提出指控。

这样一来，我们的重大任务却遭到另一个任务的彻底排挤；而另一个任务所涉及到的，不再是埃塞俄比亚，而是日耳曼尼亚^①，不再是 *Nymphaea lotus*^②，而是 *Hevba nicotiana*^③，不再是诸神无辜的宠儿，而是经常受到严惩的人类替罪羊。从而，月山的蛱蝶，重又蜕变为常见的黄白相间的粉蝶，它在德意志宜人的草坪上尽情嬉戏，度过了它短暂的夏日生命，然后静静地产卵，成为一大堆胖乎乎的绿毛小虫的父亲，这就是所谓在特定情况下对长篇小说的写作。

可是，我们这一回却例外，没处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撰写的，与长篇小说不尽相同，我们坚决相信，从来没有一个在世

① 指德意志古代民族。

② 拉丁语：睡莲。

③ 拉丁语：烟草。

的或作古的传记作家，仅仅占有对一个伟大对象的深刻评价，就可摇动他的笔杆子，然而，为了征集种种意见，我们还要再一次公开宣称我们的权利，务必赶到莱比锡的“棕榈树”旅社，去寻访一下那位陌生人，但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已在不知其数的谦谦君子的眼中，成为一个十分善良的熟人了。

俗语说：万事开头难，然而在这儿，却完全不是如此。因为，我们从特里雅斯特码头，追踪这位达尔—福尔苏丹手下的战俘，一直来到莱比锡的“棕榈树”，还让他连同他的非洲箱子，一起保留在八十一号那个房间里，这显然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不过，事后，这位男子和他的箱子该往哪儿安排好呢？

我们兀立着，茫然不知所措，周遭全是蒙蒙的大雾，我们犹如大漠里的犹太人，被理直气壮大发雷霆的耶和华，当面把冲天而起的根根火柱，吹得更加炽烈，又如可亲可爱的恋人，正逢玉兔东升之际，在那迎春花的阴影之下等待着一个热吻，却不料获得了一记耳光，更如德意志民族，随时都能恍然大悟似的。

莱比锡是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我相信那首民歌是真的话，她甚至还是座水城^①。在她的近郊，根据我们肤浅的感受，民族战争是频仍不息，至于她的博览会和书籍贸易，也是誉满欧洲，这我们在前书早已有所交代。莱比锡，也是一座纪念碑林立的城市，而她最大的特点，城市本身已被公认为一件文物了——但是，哈格布赫却不在其列。他的到来，不是作为成千上万蒙古人，瑞典人，或者法国人的先导；他的到来，也不是作为出版商或者书摊主，他的到来，更不是作为皮革商或者狐皮商，他也不像

① 街头艺人的曲子，名叫“大水冲到了莱比锡”。

诗人和享乐主义者那样，向往他们垂涎三尺的云雀^①——那么，他到莱比锡来要些什么呢？

他绝不准备跟《大众时装》，也不打算与《文艺闲话》，从业务上建立某种关系——那么，他到莱比锡来要些什么呢？

不错，他到莱比锡来要些什么？即使是破釜沉舟，我也要把他的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当大家把我们的调查，归纳为不过他想睡个大觉而已这么个推测，我们禁不住座上抬身，大声嚷嚷：我们要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毕竟是个朝气蓬勃，活泼开朗，双目炯炯的主人公！可是，遗憾得很，就在这倏忽之间，恰恰这位主人公的踪迹，已经不知去向；正如刚才讲的那样，我们一时变得神思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好像在浓浓的大雾里逡巡不前。我们追踪一个憧憧的黑影，来到奥古斯特广场^②，又穿过了格里玛大街^③，然而，这黑影一下子却又进入了大地的心脏，他踪迹所至，即使没有去“母体”^④，也总到他所消失的奥尔巴赫之厨^⑤去。第二个更加模糊不清的影子，却带着我们穿过了傍着大冯肯堡的弗兰克福大门，径自来到牛塔，索性让我们呆在那儿，与烈性的“白啤”饮料^⑥，作了一番生死存亡的格斗，结果却遭到可耻失败，狼狈不堪。就是来到罗伊尼兹的一个菜园子里，为了对大众化的文学佳作努力构思，虽然毫无成果，我们也甘心作出自我牺牲，这时，有个道听途说的谣传，说什么达尔—福尔统治者手下的那个战俘，即来自非洲的那个危险人物，不管大蒜的臭气

① 莱比锡著名的烤雀。

②③ 莱比锡的地名。

④ 见歌德《浮士德》第二册《阴暗的走廊》。

⑤ 十六世纪莱比锡酒窖，浮士德传说中骑酒桶之所在。

⑥ 产地在莱比锡近郊。

和玫瑰谷蚊蚋飞舞的干扰，安稳地坐好在戈利斯附近的一条长凳上，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在补充他的旅途日记，这纯属是一个谣传；因为，对这本旅途日记的存在，我们从来也没有得到可靠的消息。

第 二 章

地球迎着太阳，又将她的东半球，缓缓地旋转过来；太阳面对人类所谓的旧大陆^①，跟着也冉冉升起，她遵循着这条并不完全陌生的道路行进，谢天谢地，使欧罗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当然，尼彭堡这个弹丸之城，也随着东半球慢慢旋转过来，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城市；正如德意志其他小公国一样，她向来主张独立自主，同时在公正和谬误的斗争中，她也懂得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尼彭堡向着东方沉落下来，朝阳从她绝平的山巅上方，鸟瞰着日耳曼的妩媚春色，百鸟在晨曦中高啭低鸣，已历时一个多钟点了，它们多自在，正开始欢乐地干着白天的活儿。连人们也要马上下地耕耘，他们只考虑到，劳动是他们的天性，有着无穷的乐趣，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至关重要的，还是让人们晓得，离尼彭堡城的西面，有两个半炮程距离之遥，坐落着名叫布姆斯多尔夫的村落，也正投身在日常的活动中。说起这个布姆斯多尔夫村，同样是万绿丛中的一个鸟窝，因为，尽管鸣禽抑扬顿挫，却

^① 指欧洲，相对新大陆美洲而言。

远远不能与牲口的咕噜，鸡鸭的喧闹，草虫的唧唧，以及人们的唿哨和抱怨相比，这时，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教堂，牧师的宿舍，田庄，旅馆和磨坊的池塘，也映照着农场主，中小农，牧场主，农民、雇工和移民的住所，还映照着退休已久的哈格布赫税务监督的邸宅。这位男士，虽然按照乡土俗习，理所应当享有一分琴瑟鹤子的闲散工夫，然而，对城市中的舒适安逸的生活，他却也不能完全割爱。鸛鸟兀立在税务监督邸宅的屋顶上，连连扑打着翅膀，春燕悄无声息，早已栖宿在他家墙上的鸟巢里；温存的家鸽，随时都有机会，繁衍它们梦寐以求的子孙；在他家的门框上，镌刻着一句圣经：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护你^①——门后竖立着一根木棍，用来对付那批死乞白赖的花子，小贩以及野狗之类的东西；因为，税务监督的宅子，就盖在公路的一边，厨房的那排后窗，与公路仅仅隔开一条水沟。而宅子的正面，跟尼彭堡大街恰恰构成一个直角。这三面拉拢起来，正好变作一个花园，看上去面积不大，但却井然有序，其中有菜圃，花台，草坪，果树和三个亭子。为了与外界隔开，四周筑起了一道活篱，好几个地方，还装上一个木栅。

不论酷暑，抑或寒冬，前屋底层卧室窗户里的灯火，和右侧厨房中的炉火，透过霏霏暮色，或者沉沉黑夜，投射出一抹同样暖人心意的光芒。从烟突里喷薄而出的烟雾，宛如某处祭奠时的那个味儿，好不逗人食欲，正迎着耶和華，朱庇德，或者西班牙宗教法庭上诸神的不朽鼻子对直扑去，有关宗教仪式上这种美食的节目，我们顺便谈谈，不妨填上这么一句动听的常言俗语，诱人的肉香何不让大家闻闻嘛！每逢冬日，夜幕徐徐降临，滚滚

^① 《旧约·诗篇》第121篇8节。

的雪云沉沉压在天边，难以数计旅途劳顿的路人，从公路上经过税务监督家的大门，无不眼红这位男士；但我们钦羡他的，却偏偏是今年春天某个早晨，他那位儿子勒奥哈特，不期重归故里。

狗子和猫儿蹲伏在税务监督宅前的那张石凳上，在晒太阳，税务监督本人，则处身在大门和玫瑰树丛之间的一块铺着细砂的场地中央，嘴里衔着烟斗，正沉浸在思索中。监督夫人把手按在额前，不让阳光照得她眼花缭乱，她抬起双目，仰望着二楼的窗户。莉娜·哈格布赫小姐，却端坐在宅里的扶梯上，绞着的双手，搁在膝前，安静得宛如一头小老鼠似的，她的心头，被一切怪事所触动，而这些怪事却打昨儿开始，已占有了她和她双亲的整座家宅。这绝非一件区区小事，因为，这位兄长，她相信本来是在埃及总督麾下服务的，为了抗击努比亚，结果不知所终，他在她早年孩提时代以来，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久而久之，在她的幻想之中，他已变作了一个富有浪漫和神话色彩的人物了，谁知他却突然从尼彭堡的公路上，蹒跚行来，外貌比吉普赛人还要难看，他把个脑袋探过了活篱，向攀满着忍冬花的亭子里不住张望，开口打听爸爸妈妈的消息，接着，他好像发了疯似的，带着抽抽搭搭的声音，道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又一把搂住了莉娜的脖子，下死劲地吻着她，类如这种情景，莉娜还是生平第一遭呢！

情况确实如此，有位名叫尼古拉·爱因斯坦的来自首府的名门淑女，也许是来田庄作客的，也许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为了“休假”的，还有索菲和敏辛这两位布姆斯多尔夫的里特小姐，她们三人对此完全可以作证，因为她们对当日发生的那幕情景，都是亲眼目睹的，而且不约而同地大声呼救。爸爸和妈妈闻声吓得